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二十八回 自由村拖出豬大腸 文曲星翻成新局面

話說黃通理又寫信回覆張先生、黃繡球，仍叫復華帶去，並口授一切，不表。那施有功自從接到調任文書，就同幕友書辦查取案卷，是他任內經手各事以及各種案件，已了未了，已結未結，日夜料理得忙碌異常，以便移交後任。並分定兩個日期，辦酒請客。先請的是城鄉紳耆，將公事分別囑托了他們，望他們各人盡心持久，即如團練、警察、積穀、捐務等項，都有紳董各專責成，不免叫他們要照常循法辦去，帶著盡個話別的意思。這些紳耆們，向來同施有功甚為接洽，席間無不歌功頌德。後來請的，便是中小學堂各位經理教習以及堂中的一班高才生。選派的一班演說生，比頭一天卻多了幾席，也大概講些勉勵誇獎的話，並說另外捐些廉俸，存放生息，預備學堂演說有什麼添補用場。接著另設了一席，專請黃通理一人，又請黃通理投契聯絡的幾位做了陪客。這番便與前次請客不同，只用兩個心腹小跟班伺候，脫略形骸，細談衷曲。施有功先說推重黃通理夫婦，次說維持各學堂事務，親切詳細。黃通理諸人極口感謝。提到張先生、黃繡球現在出門的宗旨情形，施有功也慨然自任。裡面施太太又叫他小姐施譽身，將黃繡球兩次來信送出來看。施有功道：「那邊地方，不曉得黃瘦子同我這裡認識。寫信去，叫黃瘦子等我到那邊的時候，竟裝作不聞不問，不要露出形跡。這裡我想邀了王老娘、曹新姑作為眷屬，同賤內小女，住進衙門。一則與小女便益，二則或可照黃瘦子所說，弄個裡應外合。」施太太在屏門背後聽見此話，也說極好。彼此一直到了散席後，還談了許多。以後施有功便一天忙似一天，無非為的尋常要緊公事及各紳耆答席送行。所有送德政牌、萬民傘的那些俗套，雖不能免，施有功卻是一概不變，連那學堂裡要做什麼紀念碑的事，也預先請黃通理說明辭免，真是個無華的一位循良官吏。若非自由村這地方的福氣，那裡碰得出來？

卻說那個任的新官，在那邊六年俸滿，交卸後，必須進得省稟見上司，才能來接手新任。所以施有功這裡，先來了一個代理的人員，讓施有功先去到任。

話分兩頭，這代理的乃是旗籍，由翻譯出身，在省裡候補，就有個綽號，叫豬大腸。豬大腸這樣東西，裝的一腸子豬屎，又臊又臭，可想而知。他那人品，不必再標他的姓名。豬大腸接過了印，到城隍廟裡拈香，已是巳牌時分，廟裡原有兩個演說生在台上演說，看見他來，下台迎候。他在轎子裡也老早看見，拈過了香，便問：「你們講的，可是聖諭廣訓？」回說：是新編的演說書。豬大腸只聽見「說書」兩字，沉下臉來，說道：「這個室是你們說書的地方？不是城隍廟裡已設了鄉約嗎？怎麼不講鄉約，倒容你們來說書呢？」便吩咐傳問廟祝，帶住了兩個演說生。廟祝先跪下回稱：「這便是講的鄉約，前任施老爺派的。」豬大腸罵了句：「混帳！他們兩個明明講是說書，你敢胡賴？」喝叫差役掌嘴。兩個演說生看廟祝要受冤枉，即忙上前呈了演說的本子，回道：「這確是施老爺頒發的，叫生員們每日宣講，各處照著講的還多，不止這城隍廟裡生員兩人。」豬大腸接了那本子，不問情由，只道：「講鄉約除了《聖諭廣訓》之外，那能有別的書？況且是件奉旨的事，向來講的人，應該戴頂大帽子，恭恭敬敬，才是道理。你們這樣便衣小帽，混充生員，來糊搭本官，好生大膽！快與我帶回衙門，細細拷問！」霎時間各處演說生得了信息，就一齊收場。

那兩個演說生被豬大腸帶到衙門，先交差役看管，隨即有學老師曉得此事不妙，見了豬大腸，再三剖剖。豬大腸這才清楚，又很不以此事為然，便對老師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只許講《聖諭廣訓》，這種杜撰的書，只好刻出來，當作感應篇陰鷲文的送人，豈可在鄉約上講？」老師還沒有出來，外面已聚了多少演說生在大堂上求見。一個個手中拿著演說本子同紅紙手本，上面注明姓名及某月某日，奉派在某處演說字樣，要當面請示，保釋那兩個管押的人。豬大腸道：「這是我沒有弄清，何至於就聚起眾來？地方民情，可就刁滑已極。我雖是代理的人，那裡容得這樣！今日頭一天接印，姑且不問，就放了那兩個人罷。」於是外面的也經人勸散。老師辭了出去。

豬大腸又去閱城閱監，連著拜客，回衙後懸牌放告。這時候上忙已完，下忙還不能開征，正在清苦當口，豬大腸一想：此番代理，毫無生法，連日查考各項公款，卻都由公中撥給的少，由前任同地方紳民捐存的多，一時難以裁扣，又兼施有功的幕友還留在署中，礙於耳目。他自己只帶了兩三個人，派為帳房雜務，又用了兩個親信家丁，派為錢漕稿案，其餘刑錢兩席，是打了包封托鄰近代辦，以致所辦公事，不能湊手。他原存著五日京兆的心，在公事上只想搜索弄錢，有錢可弄的，便胡亂翻覆，無錢可弄的，便還個照例門面。至於官司上頭，只因那自由村幾年以來文學大興，民風純正，沒有什麼健訟的人，每逢呈期狀子不過收得寥寥幾張。若是叫施有功久任下去，合著黃繡球諸般佈置，真可做得到小巴黎、小倫敦的世界。偏是換了這豬大腸，不道是政簡刑清，正好修明禮教，只嫌尋不出貪贓枉法的錢，刮不出什麼地皮，鎮日價愁眉苦臉，盤算法門。

一日，他帳房師爺同他一個門稿二爺在街上閒步，看見好幾處女學堂，回來說與豬大腸。豬大腸並不在意。那門稿二爺便道：「女學堂原是時新名目，可別處不像這裡有這樣多，老爺可查查案卷，共有幾處？那個是報到上司立過案出過奏的？那個只在本和門立案？沒有報過上司的，其中或是可裁可並，或是借件事情，封掉了他。大約一處有一處的款子，不論是裁是封，款子總要另外清理，那時聚齊了，提到公中，抖亂了還他一篇糊塗帳，定歸落得點好處。照這一樁，把那男學堂以及各處演說生的經費都查一查，再加那巡警局用的司事兵勇，也撤些裁些，合起來怕不成個大宗？我們橫豎兩三個月，等到查過辦過，交給後任，老爺在上頭是很有面子的，更不怕什麼。況且又不侵蝕公款，不過把這些帳從新撥一撥算盤珠兒，七折八扣的挖些零頭，保不定當中也有個大女兒可以吃得，就不枉這一番代理的辛苦了。」

帳房師爺隨手便叫豬大腸依著門稿的話傳進書辦，當面吩咐：即日開具清冊，送呈查核。書辦當時就回稱：「只有小學堂是書院所改，用的是書院舊款；中學堂是施老爺籌辦，詳過上司；其餘女學堂演說生，半係當地紳士創成，半係施老爺捐廉幫助。那城西女學堂，更是幾位紳士太太所辦，辦得最早，所有各學堂使用支費，都各有經理，不歸衙門報銷。除了中小學堂及巡警局，演說生幾種經費，房裡還可去查得問得，開得冊子，以外要老爺延訪紳士，房裡不便去問，只怕多是自用自銷，老爺也問不出的。」那門稿二爺在旁對著豬大腸道：「照這樣說，女學堂都是民間私辦的了。私立學堂，原不在禁例，但老爺新到這裡，總得查查考考。叫書辦下去，趕緊開個單子上來，那個是誰家紳士獨辦的？那個是前任施老爺幫助的？一共有多少處？連那中小學堂演說生每月開支若干，一起開得清清楚楚，不許遺漏。」豬大腸道：「很好，就要這麼辦理。」書辦領命退出。地方上早已哄動，人人笑罵。

黃通理自問他頭一天接印，管押演說生的事，就曉得豬大腸必有個推翻全局的手段，迭經防備，與張先生、黃繡球幾次函商，只是暗觀動靜，一面寫信詳告施有功，托他再寫信與豬大腸，將地方上的事細細分疏，請他不可輕易更改。揀了幾件要緊的，如學堂、演說兩事，補詳了上司，原想保住一切，不致變局，不料施有功來信在後，豬大腸利令智昏，全然不顧。施有功補詳上司，上司的批飭更遲。這裡豬大腸催著書辦開列清單上去，他便拜紳士、查款項、裁教習、並學堂，劈列拍拉，一齊下手。黃通理早見機辭去中學堂教習，惟有自辦的家塾女學堂，照常教授。豬大腸挑不出什麼眼兒，無從挾制。等到上司把施有功的詳文批准，飭知來到，他也詳報出去，無可挽回，弄得怨恨交加，人心惶惑。黃通理終日的搓手跳腳，道：「是好端端一座錦繡圍屏，給黃繡球已繡到七分功程，竟被豬大腸一把剪刀，剪成破碎，這個沒有地方自立之權，不能恢復。」於是在黃繡球信中，說到此話。黃繡球想到「地方自立」四字，恨不得即刻回來，驅逐了豬大腸，豎起自立的旗號，立圖恢復。幸被那邊施有功挽留勸導，只打發張先生、復華二人回來，察看情形。這且不提。

再說施有功到了調任的地方，那地方果然錮蔽不通，士風尤其鄙陋，只有孔員外捐一千串錢設的一個學堂。這學堂裡就還是從前在書院當山長的一位老廩生，充了教習。大大小小學生，約莫十三四個，全不成個規模。施有功既到之後，也竟無可談的紳士，

只有孔員外，雖是生意人，倒明白大體，但只事事退讓，不肯擔當，雖是保守身家，也實在拘於習俗。施有功同這孔員外談過幾次，要想把學堂大改章程。孔員外仍舊照著告訴張先生的話說：「為難得很。」訪訪紳士的口氣，都無所決斷。紳士中最大的，是個雲南候補知府，其次就是新科的舉人。這兩人一向在外，餘下秀才稱宰相，監生稱大人，天高皇帝遠，看得自己尊貴無比。新官到任，有什麼舉動，不同這班秀才監生商量妥洽，萬不成功。張三本答應了，李四偏能把持，李四答應了，張三又來作梗。所以十件事，一定有九件蹊蹺，白費唇舌。只有扛幫插訟，包攬是非，各做各的，卻不相聞問，與自由村那地方，真可算大大反對。

施有功夫婦與黃繡球連結了孔員外夫婦，暗中再三想法。想起買服秀才的一個法子，借著觀風開考，不拘好壞，全案錄取，重重的獎給花紅，顛倒第一名都有得分著，早晚並備了酒，請他們飽吃兩頓。有些前輩老生這日不到的，還又在學堂裡請了兩桌。這是破天荒第一回的事，那些秀才、監生、鄉耆、紳董，都詫為奇文。施有功轎子到街上，就填街塞巷的婦女擁擠觀看，說：「要看看施老爺這個文曲星。」小孩子「文曲星」「文曲星」不住的亂喊，一直跟了喊到衙門口。施有功心生一計，在轎子裡笑著說道：「有賞有賞。」隨即下了轎，揀兩個面目文秀的小孩子，一男一女，親手從頭門口攙進內衙，叫施太太給了些糕點、銅錢。施太太曉得用意，問了兩個姓名住處，男的說不清，女的說：「父親開小雜貨店，哥子也從了先生唸書。」施太太假意歡喜，又交了這女孩子幾本書，說：「帶回去送給你哥子的。」隨手叫人領了出來。兩個孩子自回家去。第二天四處宣傳，都說施有功是文曲星下凡，甚而至於做了牌位供奉。

施有功夫婦，開出這條機關，先就倡議改辦學堂，一切勢如破竹。施太太在裡面與孔員外的夫人，也大興女學，借此才與黃繡球明通往來。黃繡球到底是個烈性的人，為著自己地方，被豬大腸攪亂，心上不甘，見這裡已開通道理，便回去調換了畢太太來。畢太太義不容辭，來到之後，便同著籌劃各事。如此內內外外，日夜興辦，男學堂改定了，女學堂擴充了，演說也行開了，勸放小腳的事也有人肯依了，氣象就大不相同，各式規模，儼然縮小了一個自由村照片。

施有功常常掛念著自由村被豬大腸糟蹋壞了，也十分切齒，日日的信函來往，同黃通理、黃繡球百計設法。無奈豬大腸又改代為署，見施有功任上的口碑極好，本有醋意，又見施有功時常來信，關說公事，說那件應該保護，那件不可更張，更加負氣，大為不樂，立意要事事反其所為：凡是施有功所定所創的事，所信所用的人，能裁的一概裁了，不能裁的，也硬出主意改了。最可惡的，他把中小學堂，到省裡去另請了幾個京官紳士、翰林進士來充當教習，明是抬高學堂，暗是力就腐敗。堂中又請派了監督提調名目，層層節制。那些舊有的學生，早就通班解散，招的新生，定課策論講義，不准閱看報章。女學堂也說是有傷風化，禁去幾處。還胡亂謔些男女苟且的事，扯在訟案當中，詳報上司，說總是沾染女學堂的習氣而來。喪心病狂，鬧得昏天黑地，頓時一座自由村，雞犬不安。

黃通理夫婦氣憤不過，商量的聯合同志並同鄉京官，如李太史等，具了一張公呈，反覆申辨，懇請照舊。這張公呈進去，豬大腸送交他幕友閱看，好幾十天，不批不答。黃通理又約齊了人，入署求見。豬大腸道：「他們動不動就會聯名聚眾，傳話出來，要見等明日堂參，不准少去一名，少了就要差提。」把傳進去的名帖當時留下。黃通理心中老大不服，內中便有些咆哮的，仍虧黃通理捺住出去，安排明日再來同他堂見。豬大腸只當是嚇退了，走到幕友房中，問：「老夫子，前日那張公呈怎樣不批？」那幕友道：「這個公呈是難批的，東翁你可曾看過沒有？」豬大腸實在把這張呈子看不下去，強說道：「看是看過一遍，批是要費老夫子的心，給他個兩面話就得了，也不必很得罪他們。」回頭見執帖家人，拿著一副帖子，站在旁邊，說：「有客拜會。」豬大腸一聲叫「請」，就離了幕友房。要知此客是誰？見了講些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